

〔日〕 芥藤荣
陶法义 赵琪 译

象棋血案



I 313.45

<167>

932612

棋谱血案

[日] 齐藤荣 著

陶法义 译

赵琪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(兰州)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32,000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ISBN 7-226-00000-0

斯 普 血 案

著 荣藤齐〔日〕

义法陶

新

集 译

斯 普 血 案

〔日〕齐藤荣 著 陶法义 赵琪 译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兰州第一新村81号）

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 字数125,000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

ISBN 7-226-00328-7/I·118 定价：1.90元

作者简介

齐藤荣，日本当代著名推理小说作家。昭和八年（1933年）生于东京。昭和三十年（1955年）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。后进入横滨市政府总务局，任公务员。齐藤荣从小就喜爱推理小说，江户川乱步的《二十张脸谱的怪盗》给他很大影响，使他决心步入文坛并开始推理小说创作。

他的作品很多，主要有：《只有女人的房间》（获1962年“《宝石》中篇奖候补奖”）、《机密》（获1963年“《宝石》中篇奖”）、《爱与血的复活》（获“江户川乱步奖”）、《爱与血的港口》（获“江户川乱步候补奖”）、《王将杀人》、《海之碑》等等。

本书《棋谱血案》（原名《杀人的棋谱》，曾荣获第12届“江户川乱步奖”，初版发行后的四年时间里，就再版发行了十四次。

齐藤荣，极富于创新精神，对推理小说创作的未来，抱有远大的理想，善于从现状中作出新的飞跃，勇于在文学创作中提出新的挑战，在日本当代推理小说界，被誉为气魄无比的作家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挑战者.....	(1)
第二章	超短波.....	(28)
第三章	定山溪的对局.....	(55)
第四章	潜逃.....	(81)
第五章	台风与杀人.....	(107)
第六章	第三者的影子.....	(129)
第七章	终局.....	(161)

第一章 挑战者

小万里，踩着天鹅绒似的绿色的草坪，向砂池方向跑去。那砂池被红砖镶围着，就在庭院的角落里，面积不到36平方尺。

母亲阳子站在阳台上，望着自己的孩子那跑来跑去的欢闹着的身影。夕阳暖暖地照射着这片出售给私人的高级住宅区，使人不觉感到时令已是初秋了。从背影望去，三岁的万里比标准身高略高一些。她敏捷地越过了砂池。

“瞧瞧，多危险呐！快回到妈妈这儿来！”

阳子的目光很尖，看见万里被红砖绊倒了，忙怜爱地申斥说。

可是，万里却象个男孩子一样玩得那么快活，跑来跑去地追着一个大塑料球。她嘴上虽然答应着母亲，可还是跑个不停，显得格外开心。

“这孩子，已经有自己的主意啦。”24岁的母亲阳子，想到不久之前，万里还是个嗷嗷

待哺的婴儿，一晃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，不禁感到很惊奇。

“马上要进幼儿园了……，要和小朋友一起去郊游了……。”想到这些，阳子的脸上掠过明朗的微笑。她感到很幸福。那用板状石堆砌的门柱、那黑色的西洋式的铁栅，甚至这大型住宅区的空气，都是她幸福的证据。而更使她感到无限喜悦的是，大约两个小时以前，她得知了丈夫的喜讯。

“大局已定啦！”丈夫真吾在电话筒里就这么对她说了。一句。然而，这只言片语的一句，对阳子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
她不由得高兴得叫了起来：“好啊，真了不起呀。”说完，她又苦搜词句，想用更美好的话语慰问一下丈夫的辛劳，可是，真吾已经轻轻地把话筒放下了。

“今天我要早点儿回家呢。”

那富有弹性的亲切的话音，直到现在还振动着阳子的耳膜。她丈夫河道真吾是日本将棋的职业棋手，今年27岁。他们刚结婚时，真吾还只是日本将棋联盟所属的六段棋手。但在近两、三年内，他却脱颖而出，平步青云，今年春天升到八段，并且跻身于A级行列。使阳子感到比什么都更令人高兴的，并不是真吾的超越他人的升级速度，而是婚后人们对丈夫的那种从善如流和显著进步所给予的高度评价。在日本《民主新闻》社主办的、日本将棋冠军决赛的对局中，河道八段连战连胜。而这次的对局，是一次高水平的争夺名次的奕战。

刚才，真吾在电话中所说的“大局已定”，就是告诉阳子，他终于迫降了劲敌九段棋手前田，夺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。在初赛阶段，他巧妙地和棋艺精湛的最高名次保持者的

名人（名人是日本将棋界的荣誉称号，起源于德川幕府初期，荣获某届“名人”称号的，便称之为某届“名人”，蝉联五届以上的被称为“永世名人”。现在，“第十五世名人”是大山康晴——译者注），争夺过三次胜负而名声大振。日本将棋名次战除一、两个例外，一般是七盘定输赢。而以三盘定局这个创议，是日本民主新闻社的宠儿、学艺部长大瀧先生提出的。阳子在婚前从没料想过作为棋手之妻会有这样充实的人生意义。正因为她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天地，所以简直可以说她每天都感到眼花缭乱、惊奇万分。真吾每次和她所谈及的，全都是争夺胜负的惊险过程。可是，在她眼里，经过拼力较量而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来的丈夫，有着犹如古代的金戈铁马的斗士那样的男子气概，显得踌躇满志。

“以实力拚搏、角逐，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。”阳子这样想着。真吾既是自己的丈夫，又是八段职业棋士，她同时地信赖着这两重人格。为了犒赏丈夫，今天的晚饭她准备以竹叶形的鸡脯肉为主的中国菜肴，外加啤酒。

“万里，回来呀！”阳子呼唤起来。

可是，这时一个人影出现在前院里，万里径直朝那人跑去。

“万——里——……。爸爸买回礼物来啰。”是真吾回来了！他有个习惯，总是喜欢拉长了声音呼唤万里的名字。他的手里，有一个马尔他狗式的、长着雪白的长毛的小狗玩具。封口的包装纸已经撕破了，那印有漂亮花纹的纸片，迎风闪动着。

“你……回来了。恭喜啦！”

真吾给妻子递了个眼神：我回来了。万里跳起来，去接爸爸手中的玩具。

“高兴吗？这是小手提包呀，来，打开这里的拉锁。”真吾弯下腰，耐心地给女儿打开小狗的拉锁。

“万里，多好呀，爸爸的礼物多乖呀，连妈妈都想要呢。”阳子连拖鞋都没换下，就下楼来到草坪上。当她看到丈夫的后背时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一大片汗水映入了她的眼帘。汗水的斑渍清楚地渗透了他身上的西服，这说明几个小时前丈夫所进行的是一场激烈的奕战。她伸出手，轻轻地给他脱下来。

日本将棋专业杂志《王将》的总编辑杉内格来拜访河道八段时，正巧真吾刚刚用完晚饭。脸色略红、身体微胖的杉内先生，天生不加整饰就仪表堂堂。

“河道先生，恭喜啦。”杉内在大门口刚一低头，吊在肩上的照相机就向前摆动了一下。

“谢谢。”真吾回答说，“请进。”真吾将杉内迎进了一楼的客厅。

“呀，河道夫人，这次可出人头地啦。”杉内恭敬地将头低了九十度，向阳子寒暄道。因为杉内几乎每个月都来采访，所以阳子对他十分熟悉。

“谢谢。”阳子象是又高兴又难为情似地抱起了万里。“万里，快向叔叔问好呀。”万里随随便便地鞠了一躬，那样子真是充满了孩子气。

杉内早就从皮套里取出了照相机，做好了准备。“对不起，河道。请到夫人旁边来，好吗？”

“你又想打我的主意，赚点钱……？”真吾幽默地笑了笑，但他还是大大方方地站到了壁画屏的前面。

“万里——，笑一笑嘛……”就在真吾哄逗万里的一瞬间，闪光灯猛然一亮。

“怎么，已经照上了吗？”真吾正那样说着，杉内又把镜头对准真吾的正面，再次按动了闪光灯。“哈、哈、哈……”年青的棋手高兴极了。

……在他的记忆当中，九段棋手前田先生那长着浓重汗毛的手指移动着。

——王将4七，银将2七。

“将！”真吾在考虑了三分钟之后，对前田在休息结束后所走的一步王将4七，应以银将2七，正好“照将”。

“我输了。”前田用嘶哑的声调说，交棋认输了。

真吾立刻沐浴在一片照相机的闪光中，向他祝贺的欢呼声，一阵阵钻进他的耳朵里。九段前田是挡在他面前的一堵高大的墙壁，如果他不能击败这位棋坛上著名的前辈，就不会有机会与名人决一雌雄。今天，真吾完成了他的使命。

“据名人说，第一次与之交锋的对手是最难对付的。你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。”杉内在安乐椅上坐定之后，郑重地向真吾试探着说。

“尽力而为吧。”这位棋坛新秀象是在说给自己听。

“第一局在定山溪（定山溪位于北海道札幌市南部，丰平川上游的温泉区。——译者注）举行，第二局在有马温泉（位于神户市兵库区之东山口。——译者注）。第三局呢？”

“在云仙。九州的云仙。不过，要是去那里，一定得成

带来，我想先和你一起喝一杯，预祝你成功。”
“这，未免太早了吧？”
“没有的事。外婆也说很想看看阳子她们的高兴劲儿呢。明天傍晚六点钟左右，行吗？要是你没有别的安排，请务必来。”

“啊，这个……”真吾用手捂住话筒，向妻子喊了一声：“阳子！”然后，用杉内听不到的低声，对阳子说：“爸爸明晚六点钟，要我们去东京家里去喝杯预庆酒。”

“完全同意。只要你方便的话。”
“明天一点到四点，我要到联盟去呢。好，去吧……”
真吾弓着背，重新把话筒举到耳边。“知道啦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太好了。”话筒里传来内田的声音，象是已经等着急了。岳父对儿女一片拳拳之情，时时挂念着阳子和万里，真吾怎好谢绝他的好意呢。电话断了。

“现在就商量开宴会的事啦！”杉内一边把咖啡碗送到嘴边，一边向上翻弄着眼珠，望着真吾。
“是岳父的心意呀。要是其他人邀请，我就谢绝了……”

“糟啦，我们《王将》杂志社已经要为你举办激励宴会了，你可你——”杉内装作开玩笑似地说。
“我要是接受贵社的邀请，那对别的杂志社在礼节上可太过不去了……”

“预祝宴会就作别论了。这次你务必要取得最高名次，名人一个人是无法独占全部头衔的呀。”

“要是能战胜独霸棋坛的名人，杉内先生会比我更高兴

吧，因为你们杂志又可以大作文章啦。”

两个人忍俊不禁，喷然大笑。这时，阳子哄睡了万里，又回到了客厅里来。她从正面端详丈夫那喜笑颜开的兴奋面容，那是一幅象孩子一样的喜悦的笑脸，丝毫看不出他是个在棋盘上拚杀角逐的棋手。

“……个致，刚”
答”：……内”

带着防热手套的内田八郎，眼睛望着家用烤全牲的铁叉。夕阳穿过松树，从庭院西面照射下来，映在老人那黑白斑驳的鬓角上。

“健一，打开水银灯。”内田朝着阳台上的帆布躺椅喊道。从那儿传过来的口哨声，听到呼唤之后，忽地停了下来。

“还早呐，天不是还这么亮吗？”
“早也没关系，打开灯是为了防虫嘛。阳子她们来了再开灯，那就迟了。”

健一离开了躺椅。他是颀长而体瘦的青年，南部大学的二年级学生。父亲希望他选读法律专业，可是他却攻读了自己喜欢的照相专业。

“姐姐她们是六点钟来吧？现在就忙着准备，烤全牲会烤焦的呀。”健一打开庭院角落上的水银灯后，一边向阳台走去，一边说。

“还没有烤。”

正当内田伸伸腰想休息一下时，夫人绢子和女佣一起把酒菜盘子拿来了。

“啊，餐桌上不铺桌布可不成样子。”

“可是，吃烤肉还是就用原来的合成树脂桌面放心些。”绢子不在意地摆上了盘子。

“你的做法没有个讲究可不行呀。”

“唉，你就让我安排吧。你还是先吩咐健一声，叫他

把啤酒拿到这儿来吧。”

“对。健一！来帮我一下。你要是再不努力，可永远不会象真吾那样有出息哟。”

“我才不下将棋呢。那种过了时的古老游戏，我可不介入。”健一不服气地回答。

“我并不是让你去下棋。可你每天得有个严格的生活习惯呀，你有点儿太贪玩了。”

“我很快就会给你干出大事来的。河道和我差7岁，再过7年，我轻而易举就会象他一样出人头地呢。”

“7年，一晃就过去了。‘少年易老学难成’呀。真吾这次和名人的三盘对局，如果胜了，就名副其实地登上日本将棋界的冠军宝座啦。”

健一没有吭气。他望着那正在昏暗下来的、初秋的美丽

的晚空，吹起旋律高昂的口哨。内田见自己的话惹得儿子很不痛快，便自己动手去拿啤酒。

刚好五点半钟，河道真吾迈进了内田府宅的大门。泼过

水的、打扫得十分干净的大门，大敞着。真吾明白这是为了

迎接自己的到来特意打扫的，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温暖。单就这一点，就表明了内田夫妇对于女婿的超越感情之上的、无微不至的关怀。真吾发现庭前好象有人，就通过便门进入

“哎呀，哎呀，快到屋里来。”内田将冰镇的大酒瓶放在了桌上。“阳子她们还没有来吗？”

真吾很快扫视了一下周围，似乎在寻找妻子。帆布躺椅上有个人影在晃动，那是健一。健一向真吾道过寒暄，真吾便朝躺椅方向把头一低，说：“打扰了。她们还没有来吗？”

“还没有……，带着孩子总是累累赘赘的吧。反正会来的，你坐在那椅子上先等等吧。”十分好客的内田高兴地说。

现在，内田是一家公司的经理。虽说规模只是个中小企业，但因为模型制造业竞争对手不多，他这家企业可以说是独家经营的，所以收益并不错。经理室设有一名专职的女秘书，但他在经理室常常爱摆架子，所以两人很不投机。正因为如此，职员们都很畏惧他。可他这种在年青时代辛苦劳作中养成的积习根深蒂固，不容易改掉。

“打电话催催她们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六点钟以前会来的。阳子这个人，总是拖拖拉拉的……”内田说着，对健一吩咐道：“叫你母亲到这儿来。”

内田给烤炉点上火，仔细地调配材料。从拔掉瓶塞的烤全牲用的辣酱油瓶中，散发出轻微的诱人食欲的香气。

“今天早上，我看了报纸。不但日本民主新闻登了那消息，就连三大新闻也都报道了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也非常高兴，这全是你努力的结果呀。”

“光靠努力也不行。”真吾谦虚地说，“要是只靠努力的话，比我努力的棋手多着呢。能有今天，只不过是碰上了

好运气。要不然就是其他棋手运气不好吧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……”内田取下防热手套，“老太婆这个人真是的，干什么事老是慢慢腾腾的。”

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，水银灯显得更亮了一些。

“马上就到六点啦。”真吾不安地低声嘀咕说。

“这些人真没办法。来，我们先干杯吧。”内田苦笑地说，正当他伸手去取拔塞器的时候，健一跑到阳台上，慌忙喊道：

“河道君！我姐姐来电话啦！”

“我去看一下。”真吾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就在这时，啤酒盖“呼”地一声打开了，冰冷的啤酒泡沫立刻向狭窄的瓶颈冒出来。

内田正急着往杯子里倒酒的时候，真吾跑过庭院接电话去了。已经讲定来赴宴，可现在又打来电话，真吾搞不清这是什么原因。他刚一拿起话筒，就听到阳子震耳的哭泣声。

“真吾，不得了啦！万里不见啦！”

“不见啦？”真吾一瞬间警觉起来，想弄清这话的真正含意。“到底怎么……？”

“找不到啦！我正在房间收拾东西，准备动身去爸爸家的时候，万里就不见了。我给她整饰好以后，让她在院里稍微玩儿一会儿，可过了一阵再找她，就到处都找不到啦。”阳子的声音在发抖，她在极力抑制自己，想把事态的严重性一句一句地告诉丈夫。

“什么时候才发现的？”

“三、四十分钟以前。”

“怎么不马上告诉我？”

“我在找她啊，还没去找先就咋唬起来，那怎么行？”
“都到哪些地方找过？”真吾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，再次追问。

“屋里屋外都找过了。连住宅区的公园、广场，凡是她可能去的地方全找遍了。”

“这可怪啦，庭院的大门是开着的吗？”

“不，没锁门，那……”

“那什么？”

“门是开着的吧。”

“万里自己会开吗？”

“我想不会的吧。”

“那么……，”真吾听罢，倒吸了一口气，“是被谁领着玩儿去了吧？”

“我想，怕是被人拐走了。真吾，你看怎么办呀？”

内田就站在真吾背后。绢子的脸色都变了，不用问她也知道是外孙出了事。

“是家里打来的电话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真吾转过身来，对内田说：“爸爸，是阳子来的电话。事情很严重，万里象是被人拐走了。”

“诱拐？真的？”内田惊诧地问，那双微微塌陷的眼睛瞪得几乎要跳出来了。

“阳子是那样说的。真对不起，今天就让我回去吧。我去找找看，究竟是走迷了路，还是真的被拐骗了，一时还搞不清楚。”

“那就赶快去吧。不，我也去。”内田象征求同意似地，回头望着身材矮小的绢子说。